詩鏡總論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詩鏡總論
作者：陸時雍　明

詩有六義，《頌》簡而奧，夐哉尚矣。《大雅》宏遠，非周人莫為。《小雅》婉孌，能或庶幾。《風》體優柔，近人可仿。然體裁各別，欲以漢魏之詞，復興古道，難以冀矣。西京崛起，別立詞壇，方之於古覺意象蒙茸，規模逼窄，望湘累之不可得，況《三百》乎？

十五《國風》，亦里巷語，然雍雍和雅，騷人則蕭蕭清遠之音。西京語迫意錢，自不及古人深際。

詩人一歎三詠，感寤具存，龐言繁稱，道所不貴。韋孟《諷諫》，愷直有餘，深婉不足。韋玄成《自劾》詩，情色未宣，末段數語，庶為可誦。

詩四言優而婉，五言直而倨，七言縱而暢，三言矯而掉，六言甘而媚，雜言芬葩，頓跌起伏。四言《大雅》之音也，其詩中之元氣乎？《風》《雅》之道，衰自西京，絕於晉宋，所由來矣。

五言在漢，遂為鼻祖。西京首首俱佳，蘇李固宜，文君一女耳，胸無繡虎，腕乏靈均，而《白頭吟》寄興高奇，選言簡雋，乃知風會之翊人遠矣。

《十九首》近於賦而遠於風，故其情可陳，而其事可舉也。虛者實之，紆者直之，則感寤之意微，而陳肆之用廣矣。夫微而能通，婉而可訊者，風之為道美也。

蘇李贈言，何溫而戚也！多唏涕語，而無蹶蹙聲，知古人之氣厚矣。古人善於言情，轉意象於虛圓之中，故覺其味之長而言之美也。後人得此則死做矣。

斑婕妤說禮陳詩，姱脩嫮佩，《怨歌行》不在《綠衣》諸什之下。

王昭君《黃鳥》詩，感痛未深。以絕世姿作蠻夷嬪，人敬有懷，其言當不止此。此有情而不能言情之過也。

詩之佳，拂拂如風，洋洋如水，一往神韻，行乎其間。班固《明堂》諸篇，則質而鬼矣。鬼者，無生氣之謂也。

東京氣格頹下，蔡文姬才氣英英。讀《胡笳》吟，可令驚蓬坐振，沙礫自飛，直是激烈人懷抱。

孔融，魯國一男子，讀臨終詩，其意氣懨懨欲盡。

焦仲卿詩有數病：大略繁絮不能舉要，病一；粗丑不能出詞，病二；頹頓不能整格，病三。尤可舉者，情詞之訛謬也，如云：〔妾不堪驅使，徒留無所施。便可白公姥，及時相遣歸。〕，此是何人所道？觀上言〔非為織作遲，君家婦難為。〕，斯言似出婦口，則非矣。當縣令遣媒來也：
阿女含淚答，蘭芝初還時，府吏見丁寧，結誓不別離。
今日違情義，恐此事非奇。自可斷來信，徐徐更謂之。
而其母之謝媒，亦曰〔女子先有誓，老姥豈敢言〕，則知女之有志，而母固未之強也。及其兄悵然，蘭芝既能死誓，何不更申前說大義拒之，而云：
蘭芝仰頭答，理實如兄言。處分適兄意，那得自任專？
意當時情事，斷不如是。詩之不能宛述備陳，亦明矣。至於府君訂婚，阿母戒日，婦之為計，當有深裁。或密語以寄情，或留物以示意，不則慷慨激烈，指膚髮以自將，不則紆鬱悲思，遺飲食於不事。乃云：
左手持刀尺，右手執綾羅，朝成繡夾裙，晚成單羅衫。
其亦何情作此也？
晻晻日欲暝，愁思出門啼。府吏聞此變，因求假暫歸。
未至二三里，摧藏馬悲哀。新婦識馬聲，躡履相逢迎。
當是時，婦何意而出門？夫何緣而偶值？詩之未能當情又明矣。其後府吏與母永訣，回身入房，此時不知幾為徘徊，幾為惋憤？而詩之情色，甚是草草，此其不能從容據寫又甚矣。或曰：〔詩虛境也，安得與記事同論？〕夫虛實異致，其要於當情則一也。漢樂府《孤兒行》，事至瑣矣，而言之甚詳。傳玄《秦女休行》，其事甚奇，而寫

之不失尺雨。夫情生於文，文生於情，未有事離而情合者也。

古之為尚，非徒樸也，實以其精。今人觀宋器，便知不逮古人甚遠。商彝周鼎，洵可珍也。不求其精，而惟其樸。以疏頑為古拙，以淺俚為玄澹，精彩不存，面目亦失之遠矣。

古樂府多俚言，然韻甚趣甚。後人視之為粗，古人出之自精，故大巧者若拙。

魏人精力標格，去漢自遠，而始影之華，中不足者外有餘，道之所以日漓也。李太白云：〔自從建安來，綺麗不足珍。〕此豪傑閱世語。

曹孟德饒雄力，而鈍氣不無，其言如摧鋒之斧。

子桓王粲，時激《風》《雅》餘波，子桓逸而近《風》，王粲莊而近《雅》。子建任氣憑材，一往不制，是以有過中之病。劉楨稜層，挺挺自持，將以興人則未也。二應卑卑，其無足道。徐幹清而未遠，陳琳險而不安。鄴下之材，大略如此矣。

晉多能言之士，而詩不佳，詩非可言之物也。晉人惟華言是務，巧言是標，其衷之所存能幾也？其一二能詩者，正不在清言之列，知詩之為道微矣。嵇阮多材，然嵇詩一舉殆盡。

阮籍詩中之清言也，為汗漫語，知其曠懷無盡。故曰：〔詩可以觀。〕直舉形情色相，傾以示人。

博玄得古之神。漢人樸而古，傅玄精而古。樸之至，妙若天成；精之至，粲如鬼畫。二者俱妙於思慮之先矣。

精神聚而色澤生，此非雕琢之所能為也。精神道寶，閃閃著地，文之至也。晉詩如叢采為花，絕少生韻。士衡病靡，太沖病憍，安仁病浮，二張病塞。語曰：〔情生於文，文生於情。〕此言可以藥晉人之病。

素而絢，卑而未始不高者，淵明也。艱哉士衡之苦於縟繡而不華也。夫溫柔悱惻，詩教也。愷悌以悅之，婉娩以入之，故詩之道行。左思抗色厲聲，則令人畏；潘岳浮詞

浪語，則令人厭，欲其入人也難哉！

讀陶詩，如所云：〔清風徐來，水波不興。〕，想此老悠然之致。

詩被於樂，聲之也。聲微而韻，悠然長逝者，聲之所不得留也。一擊而立盡者，瓦缶也。詩之饒韻者，其鉦磬乎？
〔相雲日以遠，衣帶日以緩〕，其韻古；
〔攜手上河梁，遊子暮何之〕，其韻悠；
〔高台多悲風，朝日照北林〕，其韻亮；
〔晨風飄歧路，零雨被秋草〕，其韻矯；
〔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〕，其韻幽：
〔皇心美陽澤，萬象咸光昭〕，其韻韶；
〔扣枻新秋月，臨流別友生〕，其韻清；
〔野曠沙岸淨，天高秋月明〕，其韻洌；
〔天際識歸舟，雲中辨江樹〕，其韻遠。
凡情無奇而自佳，景不麗而自妙者，韻使之也。

晉人五言絕，俞俚愈趣，愈淺愈深。齊梁人得之，愈藻愈真，愈華愈潔。此皆神情妙會，行乎其間。唐人苦意索之，去之愈遠。

詩至於宋，古之終而律之始也。體制一變，便覺聲色俱開。謝康樂鬼斧默運，其梓慶之鑢乎？顏延年代大匠斷而傷其手也。寸草莖，能爭三春色秀，乃知天然之趣遠矣。

〔池塘生春草〕，雖屬佳韻，然亦因夢得傳。
〔林壑斂暝色，雲霞收夕霏。〕，語饒霽色，稍以椎鏈得之。
〔白雲抱幽石，綠筱媚清漣。〕，不琢而工。
〔皇心美陽澤，萬象咸光昭。〕，不淘而淨。
〔杪秋尋遠山，山遠行不近。〕，不脩而嫵。
〔猿鳴誠知曙，谷幽光未顯。〕，〔巖下雲方合，花上露猶泫。〕，不繪而工。此皆有神行乎其間矣。

謝康樂詩，佳處有字句可見，不免硜硜以出之，所以古道漸亡。康樂神工巧鑄，不知有對偶之煩。惠連梗然膚立，如《搗衣牛女》，吾不知其意之所存，情之所在。

鮑照材力標舉，凌厲當年，如五丁鑿山，開人世之所未有。當其得意時，直前揮霍，目無堅壁矣。駿馬輕貂，雕弓短劍，秋風落日，馳騁平岡，可以想此君意氣所在。

詩麗於宋，艷於齊。物有天艷，精神色澤，溢自氣表。王融好為艷句，然多語不成章，則塗澤勞而神色隱矣。如衛之《碩人》，騷之《招魂》，艷極矣，而亦真極矣。柳碧桃紅，梅清竹素，各有固然。浮薄之艷，枯槁之素，君子所弗取也。

詩至於齊，情性既隱，聲色大開。謝玄暉艷而韻，如洞庭美人，芙蓉衣而翠羽旗，絕非世間物色。

讀謝家詩，知其靈可砭頑，芳可滌穢，清可遠垢，瑩可沁神。

熟讀靈運詩，能令五衷一洗，白雲綠筱，湛澄趣於清漣。孰讀玄暉詩，能令宿貌一新，紅藥青苔，濯芳姿於春雨。

詩須觀其自得，陶淵明《飲酒》詩：〔一觴雖獨進，杯盡壺自傾。〕〔提壺撫寒枝，遠望時復為。〕又：〔昔人既屢空，春興豈自免？〕〔寒竹被荒蹊，地為罕人遠。〕此為悠然樂而自得。謝康樂：
樵隱俱在山，由來事不同。不同非一事，養痾亦園中。
中園屏氛雜，清曠招遠風。
此為曠然遇而無罣。見古人本色，摠披不煩而至。夫詠物之難，非肖難也，惟不局局於物之難。玄暉〔餘霞散成綺，澄江淨如練。〕，〔天際識歸舟，雲中辨江樹。〕，山水煙霞，衷成圖繪，指點盼顧，遇合得之。古人佳處，當不在言語間也。鮑明遠：
霜崖滅土膏，金澗測泉脈。旋淵抱星漢，乳竇通海碧。
精矣，而乏自然之致。良工苦心，余以是賞之。

梁武《西淵曲》，絕似《子夜歌》，累疊而成，語語渾稱，風格最老，擬《青青河畔草》亦然。

梁人多妖艷之音，武帝啟齒揚芬，其臭如幽蘭之噴，詩中得此，亦所稱絕代之佳人矣。〔東飛伯勞西飛燕〕，《河中之水歌》，亦古亦新，亦華亦素，此最艷詞也。所難能者，在風格渾成，意象獨出。

簡文詩多滯色膩情，讀之如半醉憨情，懨懨欲倦。

齊梁人欲嫩而得老，唐人欲老而得嫩，其所別在風格之間。齊梁老而實秀，唐人嫩而不華，其所別在意象之際。齊梁帶秀而香，唐人撰華而穢，其所別在點染之間。

梁元學曲初成，遂自嬌音滿耳，含情一粲，蕊氣撲人。邵陵王賣致有餘，老而能媚。

沈約有聲無韻，有色無華。江淹材具不深，凋零自易，其所擬古，亦壽陵餘子之學步於邯鄲者耳。擬陶彭澤詩，祇是田家景色，無此老隱淪風趣，其似近而實遠。

庾肩吾、張正見，其詩覺聲色臭味俱備。詩之佳者，在聲色臭味之俱備，庾張是也。詩之妙者，在聲色臭味之俱無，陶淵明是也。

張正見《賦得秋河曙耿耿》〔天路橫秋水，星橋轉夜流。〕，唐人無此境界。
《賦得白雲臨浦》〔疏葉臨稽竹，輕鱗入鄭船。〕，唐人無此想像。
《乏舟後湖》〔殘虹收度雨，缺岸上新流。〕，唐人無此景色。
《關山月》〔暈逐連城璧，輪隨出塞車。〕，唐人無此映帶。
《奉和太子納涼》〔避日交長扇，迎風列短簫。〕，唐人無此致趣。
庾肩吾《經陳思王墓》〔雁與雲俱陣，沙將蓬共驚。〕，唐人無此追琢。
《春夜應令》〔燒香知夜漏，刻燭驗更籌。〕，唐人無此景趣。
梁簡文《往虎窟山寺》〔分花出黃鳥，掛石下新泉。〕，唐人無此寫作。
《望同泰寺浮圖》〔飛幡雜晚虹，畫鳥狎晨鳧。〕，唐人無此點染。
《納涼》〔游魚吹水沫，神蔡上荷心。〕，唐人無此物態。
梁元《折楊柳》〔楊柳非花樹，依樓自覺春。〕，唐人無此神情。
邵陵王《見姬人》〔卻扇承枝影，舒衫受落花。狂夫不妒妾，隨意晚還家。〕，唐人無此風騷。
江總《贈袁洗馬》〔露浸山扉月，霜開石路煙。〕，唐人無此洗發。
此皆得意象先，神行語外，非區區模仿推敲之可得者。

何遜詩，語語實際，了無滯色。其探景每入幽微，語氣悠柔，讀之殊不盡纏綿之致。

何遜以本色見佳，後之采真者，欲摹之而不及。陶之難摹，難其神也；何之難摹，難

其韻也。何遜之後繼有陰鏗，陰何氣韻相鄰，而風華自布。見其婉而巧矣，微芳幽馥，時欲襲人。

江總自梁入陳，其詩猶有梁人餘氣。至陳之末，纖磨極矣。孔范《賦得白雲抱幽石》：〔陣結香爐隱，羅成玉女微。〕巧則巧矣，而纖極矣。王褒庾信佳句不乏，蒙氣亦多，以是知此道之將終也。

宋孝武菁華璀璨，遂開靈運之先。陳後主妝裹豐餘，精神悴盡，一時作者，俱披靡頹敗，不能自立。以知世運相感，人事以之。

陳人意氣懨懨，將歸於盡。隋煬起敝，風骨凝然。其於追《風》勒《雅》，反漢還《騷》，相距甚遠。故去時之病則佳，而復古之情未盡。詩至陳餘，非華之盛，乃實之衰耳。不能予其所美，而徒欲奪其所丑，則枵質將安恃乎？隋煬從華得素，譬諸紅艷叢中，清標自出。雖卸華謝彩，而絢質猶存。並隋素而去之，唐之所以暗而無色也。珠輝玉潤，寶焰金光，自然之色，夫豈不佳？若朽木死灰，則何貴矣？唐之興，六代之所以盡亡也。

讀隋煬帝詩，見其風格初成，精華未備。

隋煬復古未深，唐人仍之益淺。夫以隋存隋，隋不存也，祇存其為唐耳。唐之存，隋之所以去也。蓋以隋存隋，則隋孤；隋孤而以唐之力輔之，則唐之力益弱；唐弱而人不知反，不求勝於古，而求勝於唐，則他道百出矣。正不足而徑，逕不足而鬼，鬼不足而澌滅無餘矣。自漢而下，代不能為相存，至於唐，而古人之聲音笑貌無復餘者。隋素而唐麗，素而質，〔鳥擊初移樹，魚寒欲隱苔。〕，唐欲為之，豈可得耶？

古雄而渾，律精而微。〔四傑〕律詩，多以古脈行之，故材氣雖高，風華未爛。六朝一語百媚，漢魏一語百情，唐人未能辦此。

王勃高華，楊炯雄厚，照鄰清藻，賓王坦易，子安其最傑乎？調入初唐，時帶六朝錦色。

杜審言渾厚有餘，宋之問精工不乏。沈佺期吞吐含芳，安詳合度，亭亭整整，喁喁叮叮。覺其句自能言，字自能語，品之所以為美。蘇李法有餘閒，材之不逮遠矣。

初唐七律，簡貴多風，不用事，不用意，一言兩言，領趣自勝。故事多而寡用之，意多而約出之，斯所貴於作者。

詩有靈襟，斯無俗趣矣；有慧口，斯無俗韻矣。乃知天下無俗事，無俗情，但有俗腸與俗口耳。古歌《子夜》等詩，俚情褻語，村童之所赧言，而詩人道之，極韻極趣。漢《鐃歌》樂府，多窶人乞子兒女里巷之事，而其詩有都雅之風。如〔亂流趨正絕〕，景極無色，而康樂言之乃佳。〔帶月荷鋤歸〕，事亦尋常，而淵明道之極美。以是知雅俗所由來矣。

夫虛而無物者，易俗也；蕪而不理者，易俗也；卑而不揚者，易俗也；
高而不實者，易俗也；放而不制者，易俗也；局而不舒者，易俗也；
奇而不法者，易俗也；質而無色者，易俗也；文而過飾者，易俗也；
刻而過情者，易俗也；雄而尚氣者，易俗也；新布自師者，易俗也；
故而不變者，易俗也；典而好用者，易俗也；巧而過斷者，易俗也；
多而見長者，易俗也；率而好盡者，易俗也；修而畏人者，易俗也；
媚而逢世者，易俗也。大抵率真以布之，稱情以出之，審意以道之，
和氣以行之，合則以軌之，去跡以神之，則無數者之病矣。

絕去故常，劃除塗轍，得意一往，乃佳。依傍前人，改成新法，非其善也。豪傑命世，肝膽自行，斷不依人眉目。

氣太重，意太深，聲太宏，色太厲，佳而不佳，反以此病，故曰〔穆如清風〕。以李杜為大家，王維高岑為傍戶，殆非也。摩詰寫色清微，已望陶謝之藩矣，第律詩有餘，古詩不足耳。離象得神，披情著性，後之作者誰能之？世之言詩者，好大好高，好奇好異，此世俗之魔見，非詩道之正傳也。體物著情，寄懷感興，詩之為用，如此已矣。

王龍標七言絕句，自是唐人騷語。深情苦恨，襞積重重，使人測之無端，玩之無盡。惜後人不善讀耳。七言古，盛於開元以後，高適當屬名手。調響氣佚，頗得縱橫；勾角廉折，立見涯涘。以是知李杜之氣局深矣。

高達夫調響而急。

岑參好為巧句，真不足而巧濟之，以此知其深淺矣。故曰〔大巧若拙〕。

孟浩然材雖淺窘，然語氣清亮，誦之有泉流石上風來松下之音。常建音韻已卑，恐非律之貴。凡骨峭者音清，骨勁者音越，骨弱者音庳，骨微者音細，骨粗者音豪，骨秀者音冽，聲音出於風格間矣。

觀五言古於唐，此猶求二代之瑚璉於漢世也。古人情深，而唐以意索之，一不得也；
古人像遠，而唐以景逼之，二不得也；古人法變，而唐以格律之，三不得也；
古人色真，而唐以巧繪之，四不得也；古人貌厚，而唐以姣飾之，五不得也；
古人氣凝，而唐以佻乘之，六不得也；古人言簡，而唐以好盡之。七不得也；
古人作用盤磚，而唐以徑出之，八不得也。
雖以子美雄材，亦踣躓於此而不得進矣。庶幾者其太白乎？意遠寄而不迫，體安雅而不煩，言簡要而有歸，局捲舒而自得。離合變化，有阮籍之遺蹤，寄托深長，有漢魏之委致。然而不能盡為古者，以其有佻處，有淺處，有游浪不根處，有率爾立盡處。然言語之際，亦太利矣。

上古之言渾渾爾，中古之言折折爾，晚世之言便便爾，末世之言纖纖爾，此太白之所以病利也。

杜少陵《懷李白》五古，其曲中之淒調乎？若意摹情，遇於悲而失雅。《石壕吏》《垂老別》諸篇，窮工造景，逼於險而不括。二者皆非中和之則，論詩者當論其品。

詩不患無材，而患材之揚；詩不患無情，而患情之肆；詩不患無言，而患言之盡；詩不患無景，而患景之煩。知此台可與論雅。

太白《古風》八十二首，發源於漢魏，而託體於阮公。然寄托猶苦不深，而作用間尚未盡委蛇盤磚之妙。要之雅道時存。

少陵苦於摹情，工於體物，得之古賦居多。太白長於感興，遠於寄衷，本於十五《國風》為近。

七言古，自魏文梁武以外，未見有佳。鮑明遠雖有《行路難》諸篇，不免宮商乖互之病。太白其千古之雄乎？氣駿而逸，法老而奇，音越而長，調高而卓。少陵何事得與

執金鼓而抗顏行也？

太白七古，想落意外，局自變生，真所謂〔驅走風雲，鞭撻海岳〕。其殆天授，非人力也。少陵《哀江頭》《哀王孫》作法最古，然琢削磨礱，力盡此矣。《飲中八仙》，格力超拔，庶足當之。

少陵五古，材力作用，本之漢魏居多。第出手稍鈍，苦雕細琢，降為唐音。夫一往而至者，情也；苦摹而出者，意也；若有若無者，情也；必然必不然者，意也。意死而情活，意跡而情神，意近而情遠，意偽而情真。情意之分，古今所由判矣。少陵精矣刻矣，高矣卓矣，然而未齊於古人者，以意勝也。假令以《古詩九首》與少陵作，便是首首皆意。假令以《石壕》諸什與古人作，便是首首皆情。此皆有神往神來，不知而自至之妙。太白則幾及之矣。十五國風皆設為其然而實不必然之詞，皆情也。晦翁說《詩》，皆以必然之意當之，失其旨矣。數千百年以來，憒憒於中而不覺者眾也。

《三百篇》每章無多言。每有一章而三四疊用者，詩人之妙在一歎三詠。其意已傳，不必言之繁而緒之紛也。故曰：〔《詩》可以興。〕詩之可以興人者，以其情也，以其言之韻也。夫獻笑而悅，獻涕而悲者，情也；聞鑫則壯，聞絲竹而幽者，聲之韻也。是故情俗其真，而韻欲其長也，二言足以盡詩道矣。乃韻生於聲，聲出於格，故標格欲其高也；韻出為風，風感為事，故風味欲其美也。有韻必有色，故色欲其韶；韻動而氣行，故氣欲其清也。此四者，詩之至要也。夫優柔悱惻，詩教也，取其足以感人已矣。而後之言詩者，欲高欲大，欲奇奇欲異，於是遠想以撰之，雜事以羅之，長韻以屬之，俶詭以炫之，則駢指矣。此少陵誤世，而昌黎復湧其波也。心托少陵之籓，而欲追《風》《雅》之奧，豈可得哉？

子美之病，在於好奇。作意好奇，則於天然之致遠矣。五七言古，窮工極巧，謂無遺恨。細觀之，覺幾回不得自在。

初唐七律，謂其〔不用意而自佳〕，故當絕勝。〔雲山一一看皆好，竹樹蕭蕭畫不成。〕，體氣之貴，風味之佳，此殆非人力所與也。

少陵五言律，其法最多，顛倒縱橫，出人意表。余謂萬法總歸一法，一法不如無法。水流自行，雲生自起，更有何法可設？

少陵〔綠樽須盡日，白髮好禁春〕，一語意經幾折，本是惜春，卻緣白髮拘束懷抱，不能舒散，乃知少年之意氣猶存，而老去之愁懷莫展，所以對酒而自傷也。少陵作用，大略如此。

宋人抑太白而尊少陵，謂是道學作用。如此將置風人於何地？放浪詩酒，乃太白本行。忠君憂國之心，子美乃感輒發。其性既殊，所遭復異，奈何以此定詩優劣也？太白游梁宋間，所得數萬金，一揮輒盡，故其詩曰：〔天生我才必有用，千金散盡還復來。〕意氣凌雲，何容易得？

人情好尚，世有轉移，千載悠悠，將焉取正？自梁以後，習尚綺靡，昭明《文選》，家視為千金之寶，初唐以後，輒吐棄之。宋人尊杜子美為詩中之聖，字型句矱，莫敢輕撥。如〔自鋤稀萊甲，小摘為情親〕，特小小結作語。〔不知西閣意，更肯定留人。〕，意更淺淺。而一時何贊之甚？竊謂後之視今，亦猶今之視昔。即余之所論，亦未敢以為然也。

少陵七言律，蘊藉最深。有餘地，有餘情。情中有景，景外含情。一詠三諷，味之不盡。

善言情者，吞吐深淺，欲露還藏，便覺此衷無限。善道景者，絕去形容，略加點綴，即真相顯然，生韻亦流動矣。此事經不得著做，做則外相勝而天真隱矣，直是不落思議法門。

每事過求，則當前妙境，忽而不領。古人謂眼前景致，口頭言語，便是詩家體料。所貴於能詩者，祇善言之耳。總一事也，而巧者繪情，拙者索相。總一言也，而能者動聽，不能者忤聞，初非別求一道以當之也。

凡法妙在轉，轉入轉深，轉出轉顯，轉搏轉峻，轉敷轉平。知之者謂之〔至正〕，不知者謂之〔至奇〕，誤用者則為怪而已矣。

詩之所以病者，在過求之也，過求則真隱而偽行矣。然亦各有故在，太白之不真也為材使，少陵之不真也為意使，高岑諸人之不真也為習使，元白之不真也為詞使，昌黎之不真也為氣使。人有外藉以為之使者，則真相隱矣。

中唐人用意，好刻好苦，好異好詳。求其所自，似得諸晉人《子夜》、漢人樂府居多。盛唐人寄趣，在有無之間。可言處常留不盡，又似合於風人之旨，乃知盛唐人之地位故優也。

前不啟轍，後將何涉？前不示圖，後將何摹？詩家慣開門面，前有門面，則後有塗轍矣。不見《雅》《頌》《風》《騷》，何人擬得？此真人所以無跡，至言所以無聲也。

唐人《早朝》，惟岑參一首，最為正當，亦語語悉稱，但格力稍平耳。老杜詩失〔早〕字意，祇得起語見之。龍蛇燕雀，亦嫌矜擬太過。〔眼前景致道不到，崔顥題詩在上頭。〕，此語可參詩家妙訣。硃晦翁云：〔向來枉費推移力，此日中流自在行。〕乃知天下事枉費推移者之多也。

中唐詩近收斂，境斂而實，語斂而精。勢大將收，物華反素。盛唐鋪張已極，無復可加，中唐所以一反而之斂也。初唐人承隋之餘，前華已謝，後秀未開，聲欲啟而尚留，意方涵而不露，故其詩多希微玄澹之音。中唐反盛之風，攢意而取精，選言而取勝，所謂綺繡非珍，冰紈是貴，其致迥然異矣。然其病在雕刻太甚，元氣不完，體格卑而聲氣亦降，故其詩往往不長於古而長於律，自有所由來矣。

劉長卿體物情深，工於鑄意，其勝處有迥出盛唐者。〔黃葉減餘年〕，的是庾信王褒語氣。〔老至居人下，春歸在客先〕，〔春歸〕句何減薛道衡《人日思歸》語？〔寒鳥數移柯〕，與隋煬〔鳥擊初移樹〕同，而風格欲遜。〔鳥似五湖人〕，語冷而尖，巧還傷雅，中唐身手於此見矣。

絕去形容，獨標真素，此詩家最上一乘。本欲素而巧出之，此中唐人之所以病也。

李端〔園林帶雪潛生草，桃李雖春未有花。〕，此語清標絕勝。
李嘉祐〔野棠自發空流水，江燕初歸不見人。〕，風味最佳。〔野棠〕句帶琢，〔江燕〕句則真相自然矣。
羅隱〔秋深霧露侵燈下，夜靜魚龍逼岸行。〕，此言當與沈佺期王摩詰折證。

深情淺趣，深則情，淺則趣矣。杜子美云：〔桃花一簇開無主，不愛深紅愛淺紅。〕余以為深淺俱佳，惟是天然者可愛。

書有利澀，詩有難易。難之奇，有曲澗層巒之致；易之妙，有舒雲流水之情。

王昌齡絕句，難中之難；李青蓮歌行，易中之易。難而苦為長吉，易而脫為樂天，則無取焉。總之，人力不與，天致自成，難易兩言，都可相忘耳。

司空曙〔蒹葭有新雁，雲雨不離猿。〕，〔雲雨〕句，似不落思慮所得。意何臂積？語何渾成？語云：〔已雕已琢，復歸於樸。〕〔窮水雲同穴，過僧虎共林。〕，昔庾子山曾有〔人禽或對巢〕之句，其奇趣同而庾較險也。凡異想異境，其托胎處固已遠矣。老杜云：〔熏業頻看鏡，行藏獨倚樓。〕語意徘徊。司空曙〔相悲各問年〕，更自應手犀快。風塵閱歷，有此苦語。

余嘗讀駱義烏文，絕愛其〔風生曳鷺之濤，雨濕印龜之岸〕，謂其風味絕色。耿湋〔小暑開鵬翼，新莫長鷺濤〕，其語翠色可摘。

敘事議論，絕非詩家所需，以敘事則傷體，議論則費詞也。然總貴不煩而至，如《棠棣》不廢議論，《公劉》不無敘事。如後人以文體行之，則非也。戎昱〔社稷依明主，安危托婦人。〕，〔過因讒後重，恩合死前酬。〕，此亦議論之佳者矣。

李益五古，得太白之深，所不能者澹蕩耳。太白力有餘閒，故游衍自得。益將矻矻以為之。《蓮塘驛》《遊子吟》自出身手，能以意勝，謂之善學太白可。

盛唐人工於綴景，惟杜子美長於言情。人情向外，見物易而自見難也。司空曙〔乍見翻疑夢，相悲各問年。〕，李益〔問姓驚初見，稱名識舊容〕，撫衷述愫，罄快極矣。因之思《三百篇》，情緒如絲，繹之不盡，漢人曾道只語不得。

石之有稜，水之有折，此處最為可觀。人道謂之〔廉隅〕，詩道謂之〔風格〕，世衰道微，恃此乃能有立。東漢之末，節氣輩生。唐之中葉，詩之骨幹不頓，此砥世維風之一事也。

專尋好意，不理聲格，此中晚唐絕句所以病也。詩不待意，即景自成。意不待尋，興情即是。王昌齡多意而多用之，李太白寡意而寡用之。昌齡得之椎練，太白出於自然，然而昌齡之意象深矣。劉禹錫一往深情，寄言無限，隨物感興，往往調笑而成。〔

南宮舊吏來相問，何處淹留白髮生？〕〔舊人惟有何戡在，更與慇勤唱渭城。〕更有何意索得？此所以有水到渠成之說也。

貪肉者，不貴味而貴臭；聞樂者，不聞響而聞音，凡一掇而有物者，非其至者也。詩之所貴者，色與韻而已矣。韋蘇州詩，有色有韻，吐秀含芳，不必淵明之深情，康樂之靈悟，而已自佳矣。〔白日淇上沒，空閨生遠愁。寸心不可限，淇水長悠悠。〕〔還應有恨誰能識，月白風清欲墮時。〕此語可評其況。

盈盈秋水，淡淡春山，將韋詩陳對其間，自覺形神無間。

詩貴真，詩之真趣，又在意似之間。認真則又死矣。柳子厚過於真，所以多直而寡委也。《三百篇》賦物陳情，皆其然而不必然之詞，所以意廣象圓，機靈而感捷也。

讀柳子厚詩，知其人無與偶。讀韓昌黎詩，知其世莫能容。

劉夢得七言絕，柳子厚五言古，俱深於哀怨，謂《騷》之餘派可。劉婉多風，柳直損致，世稱韋柳，則以本色見長耳。

實際內欲其意象玲瓏，虛涵中欲其神色畢著。

材大者聲色不動，指顧自如，不則意氣立見。李太白所以妙於神行，韓昌黎不免有蹶張之病也。氣安而靜，材斂而開。張子房破楚椎秦，貌如處子；諸葛孔明陳師對壘，氣若書生。以此觀其際矣。陶謝詩以性運，不以才使。凡好大好高，好雄好辯，皆才為之累也。善用才者，常留其不盡。

青蓮居士，文中常有詩意。韓昌黎伯，詩中常有文情。知其所長在此。

〔隴上莊士有陳安，軀幹雖小腹中寬。●驄父馬鐵鍛鞍，七尺大刀奮如湍。丈八蛇矛左右盤，十湯五決無當前。〕此言可評昌黎七古。

人情物態不可言者最多，必盡言之，則俚矣。知能言之為佳，而不知不言之為妙，此張籍、王建所以病也。張籍小人之詩也。俚而佻。王建款情熟語，其兒女子之所為乎？詩不入雅，雖美何觀矣！

張籍、王建詩有三病：言之盡也，意之丑也，韻之痺也。言窮則盡，意褻則丑，韻軟則痺。杜少陵《麗人行》、李太白《楊叛兒》，一以雅道行之，故君子言有則也。

孟郊詩之窮也，思不成倫，語不成響，有一二語總稿衷之瀝血矣。自古詩人，未有拙於郊者。獨創成家，非高才大力，誰能辦此？郊之所以益重其窮也。賈島衲氣終身不除，語雖佳，其氣韻自枯寂耳。余嘗謂讀孟郊詩如嚼木瓜，齒缺舌敝，不知味之所在。賈島詩如寒齏，味雖不和，時有餘酸薦齒。

妖怪感人，藏其本相，異聲異色，極伎倆以為之，照入法眼，自立破耳。然則李賀其妖乎？非妖何以惑人？故鬼之有才者能妖，物之有靈者能妖。賀有異才，而不入於大道，惜乎其所之之迷也。

元白以潦倒成家，意必盡言，言必盡興，然其力足以達之。微之多深著色，樂天多淺著趣。趣近自然，而色亦非貌取也。總皆降格為之，凡意欲其近，體欲其輕，色欲其妍，聲欲其脆，此數者格之所由降也。元白偷快意，則縱肆為之矣。

元白之韻平以和，張王之韻痺以急。其好盡則同，而元白獨未傷雅也。雖然，元白好盡言耳，張王好盡意也。盡言特煩，盡意則褻矣。

李商隱麗色閒情，雅道雖漓，亦一時之勝。溫飛卿有詞無情，如飛絮飄揚，莫知指適。《湖陰》詞後云：〔吳波不動楚山曉，花壓欄杆春晝長。〕余直不知所謂，余於溫李詩，收之最寬，從時尚耳。

李商隱七言律，氣韻香甘。唐季得此，所謂枇杷晚翠。

五言古非神韻綿綿，定當捉衿露肘。劉賀、曹鄴以意撐持，雖不迨古，亦所謂〔鐵中錚錚，庸中佼佼。〕矣。善用意者，使有意無，隱然不見。造無為有，化有為無，自非神力不能。以少陵之才，能使其有而不能使其無耳。

有韻則生，無韻則死；有韻則雅，無韻則俗；有韻則響，無韻則沈；有韻則遠，無韻則局。物色在於點染，意態在於轉折，情事在於猶夷，風致在於綽約，語氣在於吞吐，體勢在於遊行，此則韻之所由生矣。陸龜蒙、皮日休知用實而不知運實之妙，所以

短也。